

刘道平的诗歌

(四川成都)

重走甘孜路

一

当年歧路布长前，
簸箕颠颠雾里行。
乱石填坑泥水溅，
暗冰杂雨鬼神惊。
七擒孟获功犹在，
六出祁山业未成。
大渡河沿听故事，
动人处是浪花声！

二

宵宿

高速如飞半日程，
长征酒肆话长征。
一场世外桃源梦，
更有温泉比热情！

三

登山

春去红消绿正肥，
偷闲曝影倚窗窥。
杜鹃何笑登临急，
迎赞阿哥入翠薇。

忆秦娥·清明节

疫风烈，
春花街露宵无月。
宵无月，
云涂墨色，
鱼沉鸦歇。
每逢一岁清明节，
抚膺自问伤何切。
伤何切？
桑田沧海，
死生离别！

出游

简妆信步小花明，
蝶去蜂来燕语轻。
谁怕西山阴气阻，
一经深入识原形。

宅吟

日夏日龙钟，
人闲无笑容。
闭关三个月，
又遇一窗风。
云色深深黑，
篱花浅浅红。
长吟司马赋，
唯有望苍穹。

再咏银杏

继祖林深处，
不甘小地方。
无花仍显贵，
有子更辉煌。
既爱晴明好，
岂愁光照强？
入城先站队，
从未恐虫伤！

退休生活

好是龄高退到家，
朝逢清露晚吟霞。
方圆十里闻乡语，
大小双壶煮老茶。
人道无非嗜素饭，
自称至少胜瓶花。
偶虽隔世无消息，
未必昏头马大哈。

酒赋

贾飞(四川成都)

蓉城小聚，灯火阑珊。所欣美酒，平昌甘甜。产在凤凰山下，取自千年古泉。名为青凤源露，可抵岁月霜寒。四季合时，穗抽花散。五谷精华，日月同天。文士不胜酒力，历史默然竹筒。英雄流芳无数，借得春意盎然。

李耳骑牛，退而度关。道德真经，洋洋五千言。孔丘鲁，泣涕涟涟。论语文章，三千弟子相传。屈原沉江，人心不暖。独醒于世，何苦留恋人间。荆柯刺秦，易江水寒。壮士一去，空留一颗孤胆。曹植七步，瞬成诗篇。本是兄弟，何苦太急相煎。知章喜饮，自称八仙人。秘书监去，儿童不识相。李白斗酒，诗书万卷。蔑视权贵，天子呼不上船。杜甫醉后，狂吐真言。三更三别，乱世又逢龟年。东坡忠义，乌台诗案。颠沛流离，未得埋骨眉山。清照寂寞，流落江南。离愁别绪，怎奈欲剪还乱。稼轩夜里，挑灯看剑。壮志难酬，急笔丽词长短。孤贫雪芹，茫茫一片。十二金钗，最是丽色悲欢。

酒里乾坤，壶中流年。琼浆玉液，珀光灿烂。挫折常遇，莫悲时运维艰。苍天不老，也寻知已红颜。人生在世，清浊之间。但愿一醉，都笑谈矣。

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养的鸡被偷了。语气十分沮丧，说只赶场一个小时，回来就不见了。

几只没长大的鸡，值不了多少钱。我劝慰母亲，咱不差那几个钱，你年纪大了，正好轻松一下。母亲心有不甘：“你们过年回来吃不成蛋了呀。”

母亲爱养鸡，每年春天，她会张罗着换回“公鸡蛋”，把“抱鸡母”摁在蛋上。20天左右，小鸡破壳而出，老母鸡在院子里带着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四处觅食，啄得满院春光叽叽喳喳。我常见母亲从田地里薅一捆青草，在院子里站定，然后大声地呼唤：“鸡儿咯咯咯……”说来奇怪，小鸡们仿佛心有灵犀，一听母亲的召唤，四下飞奔过来，在母亲身边挤成一团。

少时的我对家禽并不感冒，猪粪气味难闻，上厕所都得捏着鼻子。鸡随处拉屎，看上去很是恶心，一不小心，脚底还会踩上。我朝母亲喊：“把鸡全部杀了。”母亲回应我：“那你就读不成书了。”

雪屋禅茶

孙百川(四川巴中)

雪屋禅茶，心随万境，在哑然的时空，谁自有宇宙？

大点的风来过三次了，尽管寒冷，但我的小家却愈加温暖。懂事的大女儿不断地为火塘添加柴料，架在火塘上的水壶发出一连串快乐的响声，最小的女儿还在跟火苗过不去，满脸红光的妻子沉浸于织家人的毛衣中。

这是在老家，结庐人间，几襟心事均随雪花。我更喜欢隆冬的冷归还色彩于单调，归还周遭于枯寂，归还浮躁于心安，归还生活一份泥土的情怀，和归还自己一份久违的本真。

父母已不在人间，老家的木屋空泛成忧伤的旁白，邻居们大多关门插锁，偌大的四合院少有人走动，好多人家都外出务工去了，留守的儿童与老人零星地关联着对应的门。大雪覆盖的村庄，感化于惦记和温情，每每这时，慈母手中线自然地想起游子身上衣，柴门闻犬吠自然地勾起风雪夜归人。

再忙，我都要领着家人从城里回到被冬雪打量的故土，带着白糖、盐巴、水果、玩具以及火柴，分发给老人和孩子，并且吩咐妻子生一团柴火，

这个话让我无言以对。我知道父亲微薄的收入，是无法支撑一个家水流般的开支，母亲养鸡养鹅，卖蛋卖猪，是在用实际行动分解生活的沉重。

曾有一只鹅，留在我记忆深处。大约我九岁那年，父亲捉回一群小鹅，最终成活了一只。这只鹅，长大后脖子细长灵活，鹅冠高凸嫩黄，羽毛洁白干净，目光清澈机灵……我放学归来，它会张开双翅朝我飞奔过来，先用长脖子在我裤腿上磨蹭打招呼，然后站于我两腿之间，于是，我拉着它的长脖子，佯装“骑”在它的身上，飞奔回家。可惜的是，这鹅最终还是老了，在我初三快毕业的一个晚上，母亲用报纸给我包了两个鹅腿送来，说鹅老死在水沟里，发现后炖了。我固执地认为是母亲杀死了它，一口也没品尝，第二天跑到山上刨了一个土坑，流着泪将鹅腿埋葬。之后我感冒了一周，把母亲急得唉声叹气。

我对母亲由此有了深深的“隔阂”。后来很

雪飘故土

孙百川(四川巴中)

把大家归纳在一处，过问身体，也过问庄稼。今年的相聚少了两个老人，他们已化为寂寂，好在添了一个新生命，爷爷的怀抱代替了襁褓。在家长里短中，老人们很少过问外边的世界，似乎早已被村庄锁在化不开的愁里。我看见八十多岁的爷爷把白糖小心翼翼地分成若干小份，每份都用撕下的小片报纸包裹着。我不便细问，也许老人感觉一份甜蜜总敌不过数份甜蜜吧，看来他心中有多重牵挂和羁绊。半年不见的四娘，好老，皱纹“绞杀”着她那张小脸，才七十出头便已风烛残年。她把水果放在怀里，舍不得吃，她说等她孙子哭闹时就用来自哄他做作业。我对四娘很有感情，是她的奶水救了我幼时的命。我让大女儿给她捶背，她感到好幸福。六十有二的大哥(堂哥)没能来，他已养成与自家的那条大黄牛对视的习惯，在这么大的风雪里，也能相看两不厌。我很奇怪，小孩子们为何一直工工整整地烤火，一个个俨然都如思想家，就连我的小女儿故意在他们面前摆弄各种玩具，也没赢得关注。遥想我的小时候，正在堆雪人、打雪仗呢！

多事我也不能理解。比如，父亲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后，工资增了好大一截，母亲依然风里来雨里去，人累得又黑又瘦。逢年过节我给母亲买的衣服，从没见她穿过一次。我多次劝母亲到城里和我一起住，母亲一脸茫然：“家里那些鸡鹅怎么办？”

老家的院子，只有母亲和父亲在坚守。小时候的邻居，四散开去，纷纷在繁华的城市扎下根来。我回去，满眼只见断壁残垣的寂寥。

母亲依然养了一大群鸡，她一声吆喝，鸡群四下围拢，把院子里的阳光弹奏得抑扬顿挫。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呼唤，鸡群爱搭不理，母亲笑着说：“鸡哪里指挥得动。”

母亲衣服很旧，我劝母亲：“人靠衣服马靠鞍，把买给你的衣服穿上呀。”母亲说：“天天劳动呢。”我说：“那么大的年纪，就不要去村里栽树挣钱了，这群鸡鸭够你忙乎了。”母亲说：“不去，别人会

以为你有了出息，我高傲了呢。”

我愣住了，我压根不知道母亲的心里竟然有这样一个小九九。我这个算什么有出息呢。关键是，我一直以为一路的奋斗，带给他们的只会是荣光，想不到，母亲心头还有如此的顾虑。

母亲就这样多年来住在她自己的“城堡”里，养着她的家禽。我心疼她，拿钱给她，母亲坚决拒绝，说我才买了房，说孙儿又才上大学，说我开支那么大……那么多鸡，她随便卖些，就够用了。

今年“五一”回家，看到母亲年前养的三只小白鹅，已出落得漂亮健壮。母亲说：“今天才怪，它们仿佛晓得你们要回家，已经来回打量了几次。”我带着儿子看鹅，鹅拥在母亲身边打着转转，伸长脖子“嘎嘎”地向我们问好。那一刻，我知道母亲并不孤单。傍晚我们开车离去，鹅声在耳旁响了很远很远。

远行的父亲

郝志武(四川德阳)

在我的认知里，“父爱如山”这个词汇，意味着深沉厚重与刚毅隐忍，极像一座远山，默然屹立在目所能及之处，雄峻孤寂，沐风栉雨，只宜远眺。我那粗线条型的父亲，虽没上过学堂，大字识不得几个，但在我的心里，他永远是一本无字的书，是一面正衣冠的镜子。

六十年代初，作为有一技之长的“好人好马”，父亲不远万里从东北富拉尔基地来到了西南腹地的三线大厂，长期扎根于此。父亲踏实肯干，遇到困难又爱动脑筋琢磨，不仅学过的戏刷锅没落下，还凭着木工好手艺，帮人打家具，贴补些家用。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他用宽厚的双肩，艰难地支撑起一家人的生活。

父亲信奉传统教育，对我们的管教相当严厉。在我们小的时候，可供玩耍的选项很多：上树掏鸟蛋，下河摸鱼虾……这样没心没肺地淘气顽皮，虽可以强健体魄，而心智却不甚成熟，少不更事。一旦惹了大小祸事，父亲“老竹笋炒嫩肉”式的修理管教方式，让我们心怀畏惧，行有所止。至今遇到事，必三思而后行，理性处置。相反，若我们做了助人为乐的有益之事，父亲也从不会吝啬发自内心的夸赞之词。

父亲常利用做木工活路的间隙，教授我们一些浅显的人生道理。

阳光恣意的冬日，一身短打装束的父亲，将一根满是树脂疙瘩的圆木稳稳固定住，开始下锯剖料。直径篮球大小的圆木，若想了解剖为板材或方料，毕竟是要费些体力的。在持续有节奏的喘息声中，热汗从身上渐渐沁出，浸透了他的衣襟。

通常，父亲会邀请半大小子们一起拉锯。为配合我们尚显稚嫩的小胳膊小腿，他会收敛住那生猛粗犷的拉锯动作。每每至此，他腰胯的扭摆及右手臂的拉伸幅度，瞬间就轻柔起来，脸上随即绽放出慈爱的笑纹。一边拉锯还一边唱着童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你也去我也去，咱们一起跑着去……”半大小子们则咯咯地笑着，喘着，拉扯着，上句不接下句，学着唱童谣。说来也怪，聆听了歌谣的圆木，似乎也通了灵性，剖解起来竟异常的顺滑。

拉扯之际，父亲不失时机地点接着：这看似简单的迎來送往，走锯你得按顺事先墨好的刻线，不偏不倚，刮开的板材才会平直；手头臂膀不可硬顶，顺带着借用巧劲儿才轻松。你们长大后，无论做任何事，都得先讲究规矩，处事公道。多动脑筋，不能蛮干，顺势而为，才会事半功倍。话糙理端，做人与剖解圆木同一个理儿。

父亲来自于农村，饥荒年代过来的人，对于土地给予我们的馈赠，格外珍惜。我家兄弟姊妹多，都在长身体阶段。到了饭点，个个瞪着如饿狼般的双眼，紧盯刚端上桌的饭菜。等待全家人坐定，碗碟之间，便竹箸飞舞了。一番狼吞虎咽后，饭桌上总是遗漏一些饭粒儿。吃饱喝足的小调皮们，左手抚抚肚，右手抹抹嘴，准备开溜。不曾想，父亲早已看在眼里，了然于胸。悄然翻转了筷子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照着几个脑袋瓜，一个个地敲将下去。几乎同时，怒目圆睁，一声断喝：“把饭粒给我捡起来，吃了！”小子们战战兢兢身体，心知有错。左手摸头，右手便将一粒粒米饭捡起来，送入口中。

我的父亲识字不多，单单记住了古诗里这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身体力行地教我们养成节俭持家的好习惯，至今受用。

记忆中，舞台上那一袭豆角青衣凤冠霞帔的父亲，颦笑回眸，兰花玉指，莲步轻移，抑扬顿挫地唱着韵味……反串角色的父亲，扮相俊美，曾让我无比痴恋。

记忆中，一身浅蓝色工作服的父亲，凝神聚力，专注于斧削刨凿，榫卯契合。在刨花的轻舞飞扬中，潜心鼓捣着木匠活计。工作中兢兢业业的父亲，令我十分敬仰。

至今，我仍然执拗地认为，业余生活中我所谓有点天赋的兴趣爱好，皆源自于父亲戏里戏外的耳提面命；而待人接物及工作中一丝不苟严谨认真的那股劲儿，则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二十多年前，当我小心翼翼地承担起初为人父之职责，第一次抱着那个降临人世间的肉嘟嘟的小精灵——我的女儿的时候，渐渐明白，父爱，这本厚重的书，需插入岁月的书签，经风沐雨，用心用情，宽严相济，一页页的反反复复阅读，才能慢慢读懂。



时光静谥

张晓天撰

雨夜思缘

熊源(四川成都)

今夜，一场春雨，划过并不完美的春天，洗涤掉了疫情停留在心底的阴霾，给湿润的心境，留下一抹暖暖的亮色。

夜，总算静下来了，一炉火、一支香、一壶茶，便撑起了我整个独处的空间。很喜欢在这样的夜里，独自享受难得的安静。细细的白烟悠悠地从香炉狭小的缝隙里钻出，婀娜飘曳地在桌前弥漫开来，伴着丝丝的香气，一点点浸润到鼻尖。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上一口，便一下子陶醉在这温暖恬静之中。

窗外淅沥的雨水，顺着屋檐滴在窗台上，雨滴溅起，弹在玻璃上，水珠映着火炉的光，丝丝地往下滑，仿佛一粒粒俏皮的珠子隔着雾气在向我闪烁着别样的光彩。朦胧中，我看到了雨夜中悄然绽放的花瓣。在这样清浅温柔的时光里，捻着往事，在岁月素白的笺上暗自盈袖，有如生命里卷起又铺开的一段风景，有些遇见，会在这样的夜里，浮上心头，让人倍感牵挂。阿英就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让我在这样的夜里，静静地思念。我跟她的相遇，不知道用缘分二字来表述是否会略显苍白。

跟阿英的初次相遇，让我想起多年前的一张木凳。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因为爱情放弃了出国的机会，跟随现在的先生来到云南的一个边境城市，这也是阿英的家乡。因为自信，在那样的小城市我没有初入那场的青涩，不知道是因为气场还是磁

场的原因，跟我同坐一张长木凳上的阿英，她特有的气质让我对这个小小的城市又多了几分喜爱。但就是这一次短暂的相遇，注定了我们今生的缘分。

由于工作与生活的压力，我们尽管同在一个小小的城市，却也不常见面。虽然有青春的冲动，有爱情的滋润，但是，对人生理想与生命价值的追求并没有因此而懈怠，时光就在我们青春的奋斗中流逝。在那个通信并不像现在这样发达的岁月里，任何时空的转移都会让人与人之间失去联系，消失在茫茫人海。因为先生工作地点的变动，再见阿英已经是几年以后了。那时候，我已经离开阿英的家乡调到大理电视台工作。

初夏的上午，我刚结束完采访任务，不想这么早回家，便沿着洋人街在晨光中慢慢地散步，享受着古城这难得的清静。突然，我的包被人猛地扯了下来，我以为是小偷，惊叫着转过身去抓快要被抢走的包。“阿源”“阿英”我俩大声地惊叫着彼此的名字，抓着对方的膀子，旁若无人地转圈欢呼起来。缘分真的很美妙，时光带着秀丽行走，我们的那些过往，仍然还记得，这种别样的温暖，只有我们才能懂得，那是一种生命的温柔和心灵的相印，更是引领我们生活用心向上的力量。

岁月的轮回铭刻着我们成长脚步。而时间，总在悄然无声中流逝，点点滴滴成长的记忆，环绕在未来的时空，沉淀下来的，是带着浓郁花香的完美。我们再一次随着空间的转移失去了联系，我跟

阿英在大理短暂的相遇之后，先生的一纸调令又让我们匆匆分别，连告别都没来得及便天各一方了。可缘分却如同沉睡千年的莲花，只为读懂它的人而开。2007年底，突闻妹妹的孩子生病在贵阳住院，我买了当天最早的航班，马不停蹄地飞了过去。在从医院回酒店的路上，拐进曾经上大学时经常去吃的一家冷饮店，买了一个惦记多年的雪糕，边吃边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也许真的是缘分，我跟阿英再一次地在异地的街头相遇了。我想，生命中最美的邂逅也不过如此了吧。但生命中最真的印记，随着年龄的增长，似乎已经慢慢习惯了人世间的忽冷忽热，渐行渐远，感觉时光越老，人心越淡。而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却依然深藏着一份浓浓的情缘，尽管走过岁月的流年，总会有一处风景，为我们而绽放；总会有一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

在这个熙熙攘攘喧嚷闹闹的尘世凡间，人与人之间总会有着命定的机缘，无形之中横亘着一条看不见摸不着的丝线，纵横交错的彼此牵系着，缠绕着，挂念着。

也许，上帝在给人注入灵性的同时，也把这种叫缘分的东西注入了彼此的心底，等待着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抑或一个细雨蒙蒙的黄昏，抑或一个星夜闪烁的夜晚，用一次完美的邂逅一个惊艳的回眸，来唤醒所有心底的感动，让那深入骨髓的感动与泪水一起迸发，点燃光芒四射的瞬间，让平庸的生命骤然流光溢彩。